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ainting. In the foreground, a woman with dark hair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viewer. She is wearing a translucent white veil that covers her head and face, with some strands of hair visible. Her expression is neutral. She is wearing a blue garment with a pinkish-red collar. In the background, there is a large, dark, arched structure that resembles a tomb entrance or a cave. A set of stairs leads up into the darkness. To the left of the woman, there is a large, pale, skull-like face carved into the rock. A small, red, flame-like object is visible near the top of the stairs.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, there are two small, dark figures sitting on the ground.

鬼

堡

三

集

陈青云

著

堡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陈青云

鬼堡

三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陈丹华
封面设计 梅定开
技术设计 路 客

鬼 堡

陈青云 著

(三册)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.875 插页2 字数166千

1988年5月第一版

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,000册

书号: ISBN7—5409—0171—3/I·44

定价: 2.30元

目 录

- 第十四章 混世魔王 (543)
- 第十五章 卧虎山庄 (585)
- 第十六章 黑白双妖 (627)
- 第十七章 大荒神尼 (668)
- 第十八章 独挽狂澜 (708)
- 第十九章 陆地神仙 (748)

第十四章

混世魔王

“南丐”、“北僧”闻言之下，停步回身。

韩尚志忍不住大声喝道：“韦逸民，昔年偷窃少林‘般若神功秘录’杀死了凡和尚，嫁祸上代掌门，想不到是你的杰作！”

韦逸民面色一沉道：“不错，怎么样？”

“你百死不足以偿其辜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，死到临头，还逞什么口舌之能……”

惨嚎再起，又一个青衣侍卫陈尸当场。

韦逸民一看情况不妙，时间再长一些全部侍卫可能都要丧生在五长老的鬼头拐杖之下，当即冷喝一声道：“退下！”

众侍卫力战五长老，本是心余力拙，强自支持，又不敢在帝君之前，露出怯战之意，闻令之下，如获大赦，纷纷纵身退开。

就在众侍卫退下之际，韦逸民一晃身，朝五长老连劈三掌，三掌过处，闷哼倏传，五长老被震得四散踉跄而退。

韩尚志歉然地向“南丐”和“北僧”道：“这是本门家事，两位请勿插手！”

“南丐”双眼一翻道：“你们的家事？”

“是的，老哥哥！”

“小兄弟，你伤势不轻！”

韩尚志露出一丝苦笑道：“不要紧，两位就请离开如何？”

“南丐”、“北僧”闯荡江湖数十年，这些过节当然懂得，人家门派以内的事，外人自不能过问，互望一眼之后，齐道了声：“好！”转身就要……

韦逸民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两位慢走！”

“南丐”白眉一扬道：“怎么这，你看中了我老要饭的？”

“不错，在场的全有份，两位既然认得本帝君的‘般若神功’，那就以此神功送两位同登极乐，以免留在世间饶舌！”

显然韦逸民因窃自少林的武功被揭破，已有意杀人灭口，若非韩尚志功力太过高强，他决不会使出“般若神功”。一方面，他的目的只是毁去韩尚志，夺取“恶鬼珠牌”，以维持他的帝君宝座，另一方面，他尚不想与中原大派为敌。

“北僧”合什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有这能耐，老衲尚复何言！”

“南丐”哈哈一声冷笑道：“我老要饭的也活腻了，既然阁下看上，没话说，拿去就是！”

韩尚志一阵急怒攻心，他不能让这位老人卷入自己师门恩怨之中，当下不顾伤痛，疾进数步，向“南丐”、“北僧”道：“老哥哥，老前辈，两位请火速离开！”

“南丐”瞪眼蹙眉地道：“可是有人不让我俩离开呢？”

“干预他人门派家事，武林目为禁例，两位莫令我为难！”

“小兄弟，今日之势，恐怕你……”

“老哥哥，莫非要小兄弟动手相请？”

韩尚志的用意当然是要两老迅即离开，论功力，韦逸民要搏杀“南丐”、“北僧”并不是件难事，岂不是我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。

韦逸民嘿嘿一声阴笑道：“冷面人，你不必枉费心机了，今天在场的命运已定！”

韩尚志厉声喝道：“叛徒，你未免言之过早！”

手中“恶鬼珠牌”再扬，把全身残存真元内力，全部逼注牌身，霞光迸射，足有一丈周径。

这孤注一掷的做法，果然收效，韦逸民一个大意，已被霞光笼罩，登时心神一分，韩尚志的“洞金指”已适时射出。

闷哼声中，韦逸民砰然栽倒。

同一时间，韩尚志急声喝道：“五长老听令，速请两位离场！”

五长老轰应一声，五支鬼头拐杖，匝地向“南丐”和“北僧”卷去。

事已至此，“南丐”、“北僧”自然没有停留的必要，不等五长老近身，已双双弹身逝去。韩尚志松了一口气，手中珠牌一收，正待察看……

就在韩尚志珠牌一收之际，韦逸民已挺身站起，口中发

出一阵使人心悸地狞笑。

韩尚志大感骇然，对方似乎伤势不重。

原来韩尚志本已伤势不轻，内力打了折扣，加以全力逼注在珠牌之下，是以“洞金指”指风失去了应有的威力，而韦逸民又因有“般若神功”护身，所以“洞金指”只伤了他一点皮肉，他之所以栽倒，是珠牌使他在刹那之间，丧失心神所致。

韦逸民笑声一敛，面笼恐怖杀机，向前逼近三步。

五长老拐杖一横，抢步站到韩尚志身后。

韩尚志珠牌再扬……

韦逸民早已有备，身形电划而开，“般若神功”又告出手。

划身出掌，快得有如一瞬。

万钧劲道，匝地卷向韩尚志和五长老。

韩尚志和五长老心头一震，不约而同地挥掌相迎。

巨裂之声，有如山崩海啸，五长老噤噤四散退开，韩尚志经过巨震，伤上加伤，鲜血又告夺口而出，韦逸民在六人联手相抗之下，也退了三步之多。

韦逸民鹰鹫般的眼光一转，向道旁的林中冷冷喝道：“是哪位高人在此鬼鬼祟祟？”

场中所有的目光，全朝林中望去……

“嘿嘿嘿嘿！”

刺耳怪笑声中，一条青色人影，如幽灵般地现身出来，眨眼便到场中，身法之快，骇人听闻，

现身的赫然是一个蒙面青袍怪人。

韩尚志一见来人，心头为之猛震。

韦逸民脸色微微一变之后，道：“阁下何方高人？”

蒙面青袍怪人，半言不发，右手缓缓上扬，手中，握了一个血红的骷髅头。

韦逸民禁不住脱口道：“血骷髅！”

五长老和众侍卫，齐齐面上失色，想不到中原武林一代魔尊“血骷髅”会在此时此地现身。

只有韩尚志激动非凡，他看出“血骷髅”是那个不断现身的假“血骷髅”。

场中顿呈一片死寂！

蓦地——

人影晃动，惨哼破空而起。

韩尚志口血飞溅，身形摇摇欲倒。

“恶鬼珠牌”已在这眨眼之间，到了“血骷髅”手中。

“血骷髅”突然现身，抢夺天南“幻魔宫”传派信物“恶鬼珠牌”，确实出乎在场每一个人意料之外。

韦逸民登时面色大变。

他此番远离天南，进入中土，一方面固是要对付韩尚志，以除心腹大患，另一方面，就是要谋取这块数十年来念念不忘的传派至宝“恶鬼珠牌”，一见珠牌被夺，焉能不急怒交迸。

当下暴喝一声道：“血骷髅，交出来！”

“血骷髅”阴声道：“交什么出来？”

“恶鬼珠牌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，韦逸民，以老夫所知，目前你是天南叛徒，帝君之位，已被取消，这珠牌并不属于你！”

“住口！你交不交出来？”

“你能把老夫怎样？”

韦逸民厉喝一声：“要你死！”

双掌一圈，击向“血骷髅”，这一势既快且狠。

“凭你还不配！”

身形一划，飘出三丈之多，不屑地道：“韦逸民，后会
有期！”

最后一个字出口，人已消失在道旁林中。

韦逸民目眦欲裂，望着“血骷髅”消失的方向猛一顿
脚，转过身来，恶毒的目光一扫韩尚志和五长老，狞声道：

“本帝君先成全了你们再找‘血骷髅’算帐！”

韩尚志此刻连站立都不稳当，遑论其餘。

五长老心中的悲愤已达到了极点，掌门师兄已经身负重
伤，自己五人，更非韦逸民对手，对方既是处心积虑而来，
当然不会放过已方六人，叛逆阴谋得逞，天南一派，将沦入
万劫不复之境，

在绝望之中，只有以死相拼。

一阵如雷暴喝，五长老各抡鬼头拐杖，扑向韦逸民。

“砰！”挟以一声惨哼，四长老陆少丹被击得飞泻而
回，登时气绝。

但另外四长老的拐杖，已把韦逸民罩在当中。

四位长老，既存死拼之心，出手之间，尽是拼命杀着，
一时之间，迫得韦逸民手忙脚乱，险象环生。

但这仅是刹那之间的现象。

韦逸民冷哼一声，连劈八掌，取回主动。

又是一声惨号，二长老申天豹，口喷血箭，栽倒当场，

眼见已活不成了。

首席长老屠一飞、三长老洪八牧、五长老沙仁和，脸如赤血，目眦欲裂，暴吼连声，三条拐杖，勾起如山杖影，挟以排空劲气，猛劈狠打。

三位长老虽有决死之心，但终究功力不济。

一阵杰杰怪笑声中，韦逸民全力奋起，连续劈出一十二掌。

就在一十二掌劈出之后，接连三声惨哼，五长老二死三伤。

场面骤呈冷寂，但杀机并未稍减。

韦逸民面带阴笑，缓缓欺向韩尚志。

韩尚志目眦欲裂，愤火填膺，心里一急，一口鲜血夺口而出。他此刻欲振乏力，眼看就要遭韦逸民的毒手，除了束手待毙，他一筹莫展。

刹那之间，心头蒙上一层死亡的阴影。

血仇未报！

师令未全！

死，并不能解脱一切，他将死不瞑目。

如果他及早抽身，或是不采取硬碰硬的打法，也许情势会改观，但他身为当然的掌门继承人，面对本门叛徒，他舍此而无他途。

“有心人”的忠告，在他耳边响起：“不可伤人，救得五长老之后，立即离开……”

难道“有心人”已预知一切？

韦逸民在韩尚志身前五尺之处停下身来，单掌缓缓上扬。

就在此刻——

两条人影，星飞般飞射而来。

韦逸民扬起的手掌，不期然地放了下来。

来的是两个黄衣老者，体态威猛，双目精光逼人，显然有极深的内功造诣。两黄衣老者身形落地之后，向韦逸民躬身为礼道：“天齐教黄衣护法参见帝君！”

韦逸民回转身来，一拱手道：“两位免礼，有何贵事？”

黄衣护法之一道：“奉敝教主令谕，前来参见帝君，有事奉商！”

“请讲。”

“冷面人数度侵扰本教禁地，敝教属下前后已有近百人丧生在他手下，所以敝教主之意，拟请帝君把他交由敝教处置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全凭帝君裁示！”

韦逸民心念疾转，把“冷面人”交与“天齐教”虽说有损本门尊严，但目前却不能与该教伤了和气，反正只要除去祸胎就行，再者本门至宝“恶鬼珠牌”已为“血骷髅”夺去，今后仍须借助该教之力……

当下一颌首道：“人可以带走，但本帝君得先废去他的武功。”

“这个敬凭尊意！”

韩尚志对双方交谈的话，句句入耳，虽是恨毒冲胸，肝胆欲炸，但，他已无力反抗这恶毒的命运。

韦逸民回过身来，阴残地对韩尚志一笑道：“照理该称你一声师兄，嘿嘿，相信不久你就可与大师伯九泉团

聚！”

韩尚志恨毒至极地道：“孽畜，我恨未能把你明正家法，愧对先师在天之灵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的末日不会远的！”

“师兄，即使我的末日来临，可惜你也无法看到了！”

“列代祖师在天有灵，决不容你……”

“与我住口吧！”

喝话声中，韦逸民骈指如戟，戳向韩尚志的残穴……

“砰！”挟以一声闷哼，韦逸民噤噤噤退了五步之多。

韩尚志虽说伤势极重，但以他的特异秉赋和后天的功力，扶伤猝然反击，仍然未可轻视。

韦逸民作梦也估不到对方摇摇欲倒之身，竟会来这一手。

韩尚志以全部残馀内力，击出一掌之后，牵动伤势，身形晃了两晃，眼前金星乱冒，口角鲜血长流，但他仍挣扎着不倒下。

韦逸民恼羞之余，双掌一扬，猛然劈出。

重伤倒地的三长老，这时已挣扎起身形，见状之下，不由惊呼出声。

“帝君手下留情，敝教主要活口！”

两个“天齐教”的黄衣护法，双双急声阻止，但，迟了！

惨嚎声中，韩尚志的身躯，已如断线风筝似地凌空飞泄出去……

怪事突在此时发生——

韩尚志的身躯在势尽将落之际，忽地平飞向道旁林中而去。

所有在场的高手，全被这怪现象震骇得目瞪口呆，这真是罕绝千古的怪事，偌大的身躯，竟然能在势尽下落的瞬间，平飞数丈。

随即，他们意识到林中隐有绝世的高手。

骇怪之后，紧接着是莫名的恐怖。

以数丈之遥，能吸引一个人的身躯，这一点看来，这林中人的功力，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。

众高手猛觉眼前一花，一个金箍束发，身着黄葛布长袍，赤足的高大犷猛老者，已似一座小山般矗立场中。

巨大怪人，双目犹如电炬，隐泛碧光，向场中一扫。

这一眼看得所有的人头皮发麻，浑身起栗。

怪人的目光，最后落在韦逸民的身上。

韦逸民不由自主地连退数步，身形已在微微发颤，以他的功力，竟然看不出这怪人是如何入场的，举一反三，对方的身手不言可喻。

怪人声如闷雷般地道：“你小子头戴金冠，身穿锦袍，不伦不类的，莫非是天南一派掌门人？”

韦逸民骇然一震道：“不错，本人正是‘幻魔宫’掌门帝君！”

“帝君！哈哈哈哈！”

这一声哈哈，震得在场的高手，一个个面色灰败，气翻血涌，连韦逸民也感到心悸神摇，原本受伤的三老者，咚！咚！咚！跌坐地面。

幸而这怪人只笑了数声，便已止住，否则单只笑声，

就足以使不少人受伤。

韦逸民硬起头皮道：“请教阁下尊号如何称呼？”

“你不认得老夫？”

“恕在下眼拙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，老夫出道之时，你小子大概还不曾投胎，‘混世魔王’就是老夫，听说过没有？”

“混世魔王”自报名号，震得在场的高手骨软筋酥。

“混世魔王”一甲子之前即已失踪江湖，但魔王之名，在数十年后的今日，仍深深地震撼着武林人心。

其功力之高，无法臆测，喜怒无常，做事全凭好恶，杀人于举手投足之间，传言之中，武林尚无一个足以挡他三招的高手，黑白两道，闻名丧胆。

六十年前，泰山日观峰举行群英大会，与会的高手，数以百计，就在天下第一高手产生之际，“混世魔王”不速而至，两个照面之间，把天下第一高手震落峰头，群雄哗然，群起而攻，盏茶工夫不到，尸积如山，日观峰头，血流成河……

武林中有那曾经目睹当年恐怖屠杀的老一辈人物，谈及此事，余悸犹存。

就在那一役之后，“混世魔王”绝迹江湖。

想不到六十年后的今天，这魔王重临江湖，而且，他竟然出手救了“冷面人”，这事的确令人费解。

空气沉凝得使人透不过气来。

“混世魔王”略事沉默之后道：“老夫六十年立誓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算是尔等造化，与老夫快滚！”

众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混世魔王”居然放下了屠刀，登时如鬼门关里脱身，纷纷弹身狼狈遁去。

“混世魔王”哈哈一阵冷笑，一闪而逝。

不远的林中——

韩尚志倚树而立。

旁边站着一个美如天仙的妇人，她，正是“阴煞莫秀英”。

“阴煞莫秀英”嫣然一笑道：“冷面人，柳林渡外，你救了我一次，现在双方扯直，谁也不欠谁！”

韩尚志心中万分不愿意受人恩惠，尤其是女人，然而他现在无话可说。

“阴煞莫秀英”又道：“这是适逢其会，我师徒前往‘鬼堡’，途经此处……”

韩尚志一怔道：“令师是谁？”

“混世魔王！”

韩尚志又是一震，他想起途遇“红娘子东方菱”，被假“血骷髅”击成重伤，“混世魔王”忽地现踪，惊走了假“血骷髅”，方始保得一命，想不到“混世魔王”曾是“阴煞莫秀英”的师父，不由脱口道：“令师是‘混世魔王’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令师徒要赴鬼堡？”

“不错，去救我丈夫！”

韩尚志心念电转，“混世魔王”既是“阴煞莫秀英”的师父，而且使假“血骷髅”望影而逃，功力可想而知，如果她师徒此去“鬼堡”，真的“血骷髅”万一不敌丧命的话，

自己的血仇岂非落空，但自己目前功力未复，神功未竟，报仇谈不上，又无法阻止别人不去……

但他又立刻想到“鬼堡主人”骇人的功力，和“鬼堡”的布署，凭他师徒要想救人已属不易，伤人恐怕更谈不上。

心念未已，人影晃处，一个金箍束发的高大犴猛怪人，出现眼前。

“阴煞莫秀英”喜孜孜地道：“师父，事完了？”

“嗯！为师的誓言所限，不曾杀人，只把他们驱散了事！”

韩尚志这才知道眼前的怪人就是“混世魔王”，窃喜他不曾杀人，将来自己仍可重找韦逸民一千叛徒，以正门规。

当下向“混世魔王”一拱手道：“在下谢过相救之恩！”

“混世魔王”嘿地一笑道：“没有那回事，老夫无意救你，是我徒儿发现你受难，为报日前你对她的援手之情，要老夫出手罢了！”

说着转向“阴煞莫秀英”道：“这娃儿很象你师兄高士奇？”

“阴煞莫秀英”笑态一敛道：“是的，师父！”

韩尚志方知“阴阳双煞”原来是师兄妹结为夫妇。

“混世魔王”又道：“他不会死吧？”

“徒儿已给他服下了‘归元金丹’！”

“归元金丹！你这丫头倒是大方得紧，为师的穷一甲子岁月，练了三粒，你自己服了一粒，还送他一粒！”